

冬青樹

林海音



冬
青
樹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林海音

純美家庭書庫
17

純美家庭書庫 17

冬 青 樹

定價 70 元

著 者：林 海 音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〇號

郵撥帳號：五 三 三 三

電 話：三〇三〇一六一
三〇一六四六四

印刷者：文裕印刷有限公司

西園路二段一四〇巷二三弄一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再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者
請寄回本社調換。

四分之一世紀

林海音

——爲「冬青樹」重排而寫——

民國四十四年秋天，重光出版社的創辦人陳紀澄先生來，說想邀我把作品輯集交重光出版，這便是於當年十二月所出版的我的第一本文集「冬青樹」，距今整整二十五年，有四分之一世紀了。紀澄先生在數年前就對我說，重光不再經營，作者們的著作，都可以收回自理。我所以遲至今天才又重排出版，是一直在考慮，我是否應當將「冬青樹」重新編排，增添或刪減什麼的，但是最後還是決定仍照原來面目出現，好留下作者當年寫作的痕跡，以及四分之一世紀前的當時社會情況、家庭生活、人們的思想等等，因爲這些都會在我的筆下描繪過。這本作品如能留諸後日，才算有些意義吧！所以，這本「冬青樹」，仍是二十五年前的那本「冬青樹」。

重新校對發排的時候，把自己的作品又仔細的閱讀一遍，當年的生活情景，又歷歷來在眼前。我略統計了一下，收在本書裡的最早的作品，是民國三十九年婦女節刊出的「爸爸不在家」一文，最晚的是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在聯合報副刊刊出的「小紅鞋」一文。再計算一下我當年投稿的報刊，三十二篇作品中，在中央日報的「中副」和「中婦」刊出的竟佔了幾近一半——十五篇之

多，而整個的作品內容，無非是針對家庭、倫理、婚姻、兒教而發，當時當然也曾寫了許多其他散文短篇，但收於「冬青樹」的，則是有意指向這方面的作品。

這倒使我回憶起當年的投稿之樂了。首先我要提起的是「中副」和「中婦」；當年帶着濃厚文藝氣息的報紙副刊是「中副」，主編是筆名「茹茵」的耿修業先生，當中央日報在臺復刊不久，我便向中副投稿了。接着中央日報的「婦女與家庭」週刊出現，我又多一個投稿的地方。很快的，在版面上，就認識了許多作者，如謝冰瑩、張秀亞、徐鍾珮、琦君、劉咸思、王琰如、郭良蕙、艾雯、劉枋、孟瑤、張漱茵……諸位。「中婦」的主編是武月卿，她所主編的「婦女與家庭」，說實話是文藝佔百分之九十，只有少而又少的實用文章，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大家給「中婦」所寫的稿，並非炒菜與洗窗的方法，而一篇篇都是身邊瑣事的散文，或婦女問題的故事了。武月卿大約在民國四十四、五年赴美工作、結婚、定居，二十多年來，她雖未曾返國一行，但是大家都一直跟她有聯絡，有赴美的機會，也都會到舊金山找她。我那時寫稿的興趣很高，除了以「海音」爲名撰稿外，也常常以其他筆名用第一人稱撰寫一些問題小說（如收在本書的第四、五輯的小說）。只有第一輯中的九篇散文，大概可以說是背景出自舍下了，文中的孩子們，當時最大的兒子，尚在小學，現在已經要進四十歲大關了！而那最小的老四，那時不過剛牙牙學語，現在也大學畢業好幾年，快要結婚了。而我呢，花甲已過，兒孫滿堂了，重校讀舊作，怎不教我感慨系之，嘆時光何其迅速呢！

在中副、中婦之後，投稿多的地方就是新生報的「新生婦女」週刊，主編是張明大姊，她主編的「婦家」，倒是實用文章多一些。民國四十二年起，我自己也開始主編聯合報副刊，所以在聯副上刊了一些同樣性質的散文或小說。記得那時年少體健，在工作、家事之餘，似乎還有得是精力，燈下握筆，思潮如湧，幾乎每天都能為報刊寫個數千字的短篇。雖說是為生活找些貼補，但主要還是為興趣。而且因為寫作，和許多同好的朋友交往，友情更是我這一生所引為最有獲益的事。所以重排本書，女兒為我校對，連她都邊校邊說：「媽媽，你們那時真窮啊！怎麼你還過得那麼快樂？」我說：「這才叫做窮開心嘛！」

「窮開心」的日子，一晃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是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距離；是一個男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並且服過兵役的時間；而「冬青樹」就在這麼長一段時間後，仍以本來面貌和讀者見面。我更喜悅的是，二十五年，我雖仍平凡如昔，但看國家社會的進步，我家子女的成长，友情的長存，也就應當滿足了。

——六十九年七月於臺北——

序

這是海音的第一本文集，校閱既畢，略述所感，以代序言。

我是一個文科學生，畢業於「吃飯大學」（師範大學），但是對於吃教書飯的興趣却不濃厚。無意中一脚踏進新聞界，一晃兒已經二十年了。其間編編副刊，弄弄文藝，所寫所譯，多是零碎應景文章，故此既談不到收穫，更說不上成就。然而我並不因此而悔意，因為進報館後才認識了海音，這就是我的生命中的最大收穫；她生了四個孩子，使我們共有一個六口之家，這就是我的最大成就。

海音祖籍廣東，落籍為臺灣人，却是生於日本大阪，長於北平。攻讀新聞學，喜愛文藝，就業於報社、圖書館，因此整天和書籍文字結不解緣。小說看多了，不免見獵心喜，自己也下筆寫寫。文章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得漸漸多了，少不得有些讀者，於是偶然也有些文債要還還。而且以文債抵補了兒女債、生活債，和我共同支持起這個家庭，亦為事實所必需。

這些年來她所寫的文章，除了在大陸上的作品於來臺時全部遺失外，在臺幾年間，總也積有

數十萬字。在操持家務，養育子女，以及編報看稿之餘，這一筆「副產品」也就不算少了。如論寫作環境，不禁使我們十分懷念北平南長街那一所小三合，乃至永光寺街那三間南向小樓。尤其是當風雪之夜，我們聽着爐上嗡嗡的水壺聲，各據一桌，各書所感；偶然回頭看看床上睡熟的孩子，蘋果臉，不禁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此情此景，此際祇有於回憶中尋求了。

來臺以後，定居臺北，室小人稠，門外復有車馬之喧，而板壁紙門，又是接納諸般噪音的最好設置。白天既嘈雜又忙碌，實在無法構思。祇有耗到晚上孩子們入睡，街上的車輛行人漸稀時才好執筆。我有時午夜夢迴，透過縱橫交織的蚊帳，看見她還伏在窗前小桌上，一燈燐然下，猶自振筆疾書。夏天是腳下一盤蚊香，冬天是腿上一條氈子。明知熬夜不是健康的生活習慣，然而既沒有其他時間可資利用，也祇有聽其自然。奇怪的是，近年作品反而多於從前，不知是為環境所迫呢？還是熟漸生巧？

在這種環境下擠出來的文章，日久數量亦自可觀。但是鑑於集資、編校、發行等事的麻煩，不願為自己忙上加忙，所以從來沒有做過出版的打算。此次承重光出版社樂為刊行，對於她的寫作是一種很好的鼓勵。

這三十多篇文章，大體是描寫夫婦、親子、師生之愛，異常的婚姻問題，以及一般家庭生活情趣等。有人批評女人寫作範圍不出家庭，似較狹窄。實則中國既無專業作家，文人以寫作為副業，每人的生活範圍也都寬不到那裏去。尤其是「家常」型的家庭與職業兼顧的女作家，內外

奔忙，自更難四處去尋覓靈感，擴大寫作領域。然而她們的堅苦奮鬥的精神，是值得贊揚的。她們就是寫寫所謂「身邊瑣事」，亦不足為病，因為這正是此偉大時代的基層生活的真實反映，讀之令人有親切之感。如果拋棄了其所熟習而理解的事物，硬去巴結更大的目標，露出勉強的痕跡，就與文學真的要求，自然的贊頌不相符合了。

我不以為家庭是不關重要的，家常理短是不值得論列的，今日民主國家努力於國民生活的改善，並不是多餘的事。家庭是組成社會的細胞，至少要多數這類細胞健全，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進步。古人排列事之本末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秩序今日並不須重新排訂，仍是「家齊而后國治」。近年民主國人民在選擇政治領袖時，對於他有没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也列為重要條件之一，可知家庭並不是事業發展的絆腳石。那麼，男人讓開，請今日家庭中的「權威人物」們執筆舒紙，來描繪其生活，討論其問題，豈不是順理成章之事？

集中文字都是鼓舞成家立業之言，尙無超出常情的主張。雖是世俗而平凡，但却不致為害世道人心。斯邁爾斯曾說，世上不知有多少人的思想行動，隱隱受讀物的控制。良好的作品能增進人類純潔心志與精神健康。反之，有些作者以架空虛構的故事吸引讀者的好奇心，他們描述男女私情，經常以苟合始，以殺戮終，不知不覺使人將種種不道德的思想植諸腦中，實為有百害而無一利。他又引述路克巴爾評司各德的小說，是「三十年來最有益於人類的出版物，能使讀者吸收高尚純潔的思想，鼓舞強旺活潑的精神，增長仁慈博愛的感情。」和曼基斯達評狄更司的作品，

「裏面沒有一章一字一句，含有不潔的意味，它使人明瞭忠義的可貴，勤勉的可尊，又不時灌注宗教的同情，使人擴充其愛心。……他的感化力量，已使無數的人造就了高尚純潔的生涯，我們全英國的人，都應該向他致敬感謝。」（見「勵志文粹」）

我人雖不能媲美司、狄二氏，但是也不願利用印刷術的光榮的發明，來傳佈無益於讀者的文字。

集中有些小故事固係取材自舍下，但是並不完全是本戶的生活報告，而是把一件小事加以渲染、誇大、添枝增葉，而使其故事化，所以文中的「我」不全是她，文中的「他」也不全是我。尤其是關於開丈夫玩笑的部份，讀者不可輕信！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此地用之最宜，這是我應當把握寫序的機會加以說明的。

歷來爲人作序，慣例是好話連篇，即不致誤。但是如果作者是自己的妻子，問題却複雜些。捧場過分，懼內嫌疑重大；如果擺出「戶長」面孔，亦殊失「相敬如賓」之道。我不知道有什麼前例可援，故此不知如何下筆才好。爰就海音的寫作經過，作一簡略報告，刊之篇首。同時也是對這位我的寫作、編輯與共同生活十七年來的好伴侶，聊表敬意。

夏承楹 四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目 錄

四分之一世紀（林海音）

序（夏承楹）

第一輯

書桌

鴨的喜劇

教子無方

小林的傘

平凡之家

三隻醜小鴨

今天是星期天！

分期付款

好日子

一 一

三

九

四

六

三

五

六

五

四

第二輯

小紅鞋

四九

愛情的散步

五五

墮胎記

六一

第三輯

會唱的球

六九

母親是好榜樣

七六

白兔跳

八二

雨

八七

媽媽說，不行！

九一

竊讀記

九五

謝謝你，小姑娘！

一〇三

第四輯

母親的秘密

一〇九

繼父心

二六

愛情像把扇子

二三

繼母心

二九

再嫁

三六

奔向光明

四一

爸爸不在家

四四

第五輯

冬青樹

五一

一件旗袍

五五

臺北行

六〇

遮開的杜鵑

六六

風雪夜歸人

七一

陽光

七六

後記

九一

第一輯

書 桌

窺探我家的「後窗」，是用不着望遠鏡的。過路的人只要稍微把頭一歪，後窗裏的一切，都可以一覽無遺。而最先看到的，便是臨窗這張觸目驚心的書桌！

提起這張書桌，很使我不舒服，因為在我行使主婦職權的範圍內，它竟屬例外！許久以來，他每天早上挾起黑皮包要上班前，就不會忘記對我下這麼一道令：

『我的書桌可不許動！』

這句話說久了真像一句格言，我們隨時隨地都要以這句「格言」為警惕。

對正在擦桌抹椅的阿彩，我說：『先生的書桌可不許動！』

對正在尋筆找墨的孩子們，我說：『爸爸的書桌可不許動！』

就連剛會單字發音的老四都知道，爬上了書桌前的籐椅，立刻拍拍自己的小屁股，嘴裏發出很乾脆的一個字：『打！』跟着便趕快自動地爬下來。

但是看一看他的書桌在繼續保持「不許動」之下，變成了怎樣的情形！

書桌上的一切，本是代表他的生活的全部；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他仰仗它，得以養家活口；他仰仗它，達到寫讀之樂。但我真不知道當他要寫或讀的時候，是要怎樣刨開了桌面上的一片荒蕪，好給自己展開一塊耕耘之地？忘記蓋蓋的墨水瓶，和老鼠共食的花生米，剝斷的牙籤，眼藥瓶，眼鏡盒，手電筒，迴紋針，廢筆頭，……散漫地佈滿在灰塵矇矓的「玻璃墊上」！另外再有便是東一堆書，西一疊報，無數張的剪報夾在無數冊的書本裏。字典裏是紙片，地圖裏也是紙片。這一切都極待整理，但是他說『不許動！』

不許動，使我想起來一個笑話：一個被汽車撞傷的行人呻吟路中，大家主張趕快送醫院救治，但是他的家屬却說，『不許動！我們要保持現場等着警察來。』不錯，我們每天便是以「保持現場等着警察來」的心情看着這張書桌，任其髒亂！

窗明几淨表示這家有一個勤快的主婦，何況我尚有「好妻子」的銜稱，想到這兒，我簡直有點兒冒火兒，他使我的美譽蒙受污辱，我決定要澈底地清理一下這書桌，我不能再等着警察了。要想把這張混亂的書桌清理出來，並不簡單，我一面勘察現場一面運用我的智慧。怎樣使它達到清潔、整齊、美觀、實用的地步呢？因為除了清潔以外，勢必還得把桌面上的東西分門別類的整理一下，使物各就其位，然後才能有隨手取用的便利，這一點是要着重的。

我首先把牙籤盒送到餐桌上，眼藥瓶送回醫藥箱，眼鏡盒應當擺進抽屜裏，手電筒是壓在枕頭底下的，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輪到那些書報了，應當怎麼樣使它們各就其位呢？我又想起一